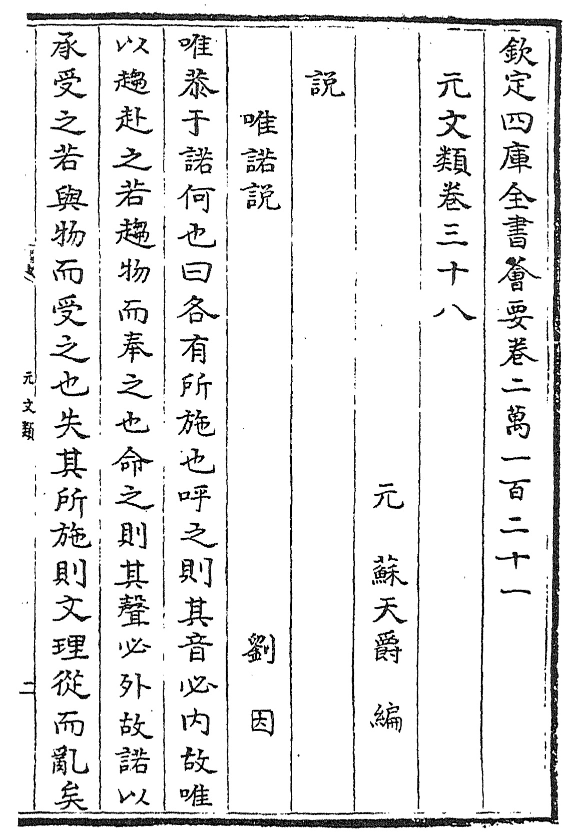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三十八

元　蘇天爵　編

說

唯諾說　劉　因

唯恭于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内故唯以趨赴之若趨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

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况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于其間哉雖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權說

何榮祖

或問權之為說漢儒解之于前宋儒非之于後不識權者果何物也愚曰權亦事之宜也然則權與義同乎曰不同請聞其說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問者未達曰權之說如此不有害于道乎曰否孟子嘗言之矣權正為害道者說也竊嘗思之盈天地之間往者過來者復裁制萬事變通無窮者惟其義而已葢仁者義之愛也智者義之辨也禮者義之儀也中者義之則也

信者義之實也雖然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或愛有不可施智有不可用禮有不可執中有不可定信有不可必是皆孟子所謂害道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者聖人憂道之深謀處變之大用也如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此義也或可之中有不可而不可之中有可此權也權與義無非道也然君子之用心所當日進者學也深造者道也謹守者義也不可預知者權也愚

故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

無極而太極說　　吴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

性曰德具于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

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葢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荅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

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為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為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致慤亭說

吳澂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其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于其可見而疑于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可見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精而返于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未

聚也及其除喪而還于廟也一歲之内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所謂祭者或隆于墟墓而略于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之由來漸矣不有禮以稽其槩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莫怪予嘗適野見車馬蔽道士女盈盈于墟墓之間少長咸集攀號悲泣彷彿初喪然亦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

歎夫古禮之泯也荏平梁潤之篤于親者作亭墓間朝之聞人為扁曰致慤或者又引祭義以發明之俾梁氏孝思悠悠不能已其言豈無助哉雖然祭義所云皆廟祭之事非可施之墟墓間也梁之子宜國子伴讀復請于予予以古人之正禮告禮有其義人之報本反始求之于有而不求之于無非達鬼神之情狀者未易語此京兆蕭君曰為祠堂于所居揭斯扁于齋室庶乎其可斯言也不亦善于禮矣夫

李侯諸子名字說

虞集

河東李侯有子若姪七人皆長矣一日悉命以名而字之曰思慎字克孝者侯之兄子也曰思謹字克忠曰思善字克敏者侯仲弟之子也曰思德字克峻者侯之子也曰思貞字克固曰思信字克誠曰思勤字克勉者侯季弟之子也其取諸字義者葢因其性之所近而捄其習之所偏以示勉勵警戒之意云于是以告虞集曰願有以申其說使昭然知所以為教者永久不忘也集曰

古者筮賓而冠既冠而字則辭而祝焉禮也而集不令不足為之辭不敢當也且知子莫若父其所以命子者宜必深切而至當矣為子者受言藏之而用力焉革其所未善勉其所未能克其所未至則一言也終身行之而有餘矣不然則雖使儒生數十更咻而迭喻之亦何益哉雖然集不敏忝以誦道古訓為職事其敢固辭乎乃祝之曰勗爾思慎必戒必懼以事爾親爾不克慎不孝之名將在爾身可不慎哉勗爾思謹必兢必業以事

于君爾不克謹不忠之名將累爾親可不謹哉曷爾思
善善固爾有爾不加敏善曷能至曷爾思德德稟自天
既峻且明勿虧其全貞德之固信德之實勉哉爾勤三
思勿失既祝已又語之曰謹慎勤以行言也善與德以
得諸天而有諸已者為言也貞信以德中之一事而為
言也大抵皆文之美者也文之美者遽數之不能既其
類七言者又安足以盡之要其歸在于能思而已箕子
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至

哉思乎一有不思則慎謹者肆而勉者惰矣善不明而德不立矣貞者不貞而信者不信矣思之哉思之哉苟思之則忠孝而下凡百行之美無不能矣二三子思之哉終日不食以思終夜不寢以思則父命之嚴必能深求其意而有立于成矣然則吾見李氏之子孫福禄方來而未艾也二三子勉之哉

蘇君字說

虞槃

趙郡蘇君間為槃曰吾名天爵字伯修願子為我著其

說俾因是有省葢庶幾朋友之義也檠聞之曰大矣哉子之所以為名也檠甞惕然思俛然學于是矣昔者孔子曰修已以敬子思子曰修道之謂教何謂已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謂道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别也修之如何視極其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極其睿而無所往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疎之殺無不愛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宜由其節文而委曲無不得其當由其

辨别而是非無不致其察是之謂教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具于吾身而耳目之用著焉接于吾身而君臣父子之理交焉舍是其無以致其修矣然而聰明之所運用仁義之所擴充者尤不可以不慱也動焉而念慮之詳事為之著也感焉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苟皆有以窮其理而致其知則學愈博守愈約修之道不已至乎或曰器物必弊也而後修治之文采必晦也而後修明之若人之所以為人其體備具何俟于脩

嗚呼為是說者亦將清凈寂滅之歸而姑為是無證之言也卞之玉也棠谿之金也非素為器也脩其職而器成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也脩其業而巧著焉故琢也範也弦也劘也而工化其質瑚璉也戈矛也弓與矢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者敏于脩而已敏于脩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其亦有外此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于衆人也而可以為百世之師者

何哉修其身而已耳書曰愼厥身脩思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題跋

跋金國名公書　元好問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為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

胡羯未猶有醞籍可觀閒閒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竪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太學升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高麓趙黃山趙禮部龎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為一時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閒閒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氷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行溪獨見遺正如鄴

中賔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在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

跋趙太常擬試賦藳後　　楊奐

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于郡國專事經術敎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二月二十五日萬寧宫試貢士總兩科無慮千三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

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公適充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既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聞異香出殿檽間一紫衣顧予起問題之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曰適駕至矣薄暮出宮傳以為希遇嘗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于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没不能不惘然為叙其末并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澹長楊曉色

清天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爐縹緲翠烟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氏家傳或見于後世云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氣鍾而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奮于遐外而道學文章為世所宗功化德業被于海

内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葢天為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于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廹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于其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泒于其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脉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况于在中州者乎余甞有見于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

士鉅儒達官所為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録不遺
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為詩與
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
矣哉元子之為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
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于數十
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
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于是知元子胸
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

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涬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為然者

跋崔清獻公洪忠文公帖　　　牟巘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師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忠文洪公實顓牋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為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臥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日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

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爲臺諫給舍爲兩制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賔主相爲始終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于唐思善家爲之感歎

雈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

書張侯言行録後　　　圖克坦公履

嘗讀莊周書見其爲養虎之說曰善養虎者當時其饑飽而達其怒心竊謂莊周出世之士當治其浮游猖狂

之說乃引類取譬得用權之法余因周之說而且有所感焉士之出身以仕于時者夫豈不欲得仁人君子與之共圖回天下之事哉不幸而當世道失平之日其所遭際多强悍勃惡剛獷暴露之人猶之虎也苟一旦爭是非于庭辯之際是以生物全物與之彼將不勝其怒甘心以求逞則決裂之禍至矣其于國計何如耶僕因閱濾游王公所狀張君行事見其待東帥未嘗逆其盛氣得與之相終始而無敗事之失巧乎道術之士其知

莊周養虎之說而達其怒心者乎士生不長有能高蹈遠引如夷齊魯連子則無說矣審不能為是舉當以張侯行事為處身之法其無調虎以取反噬之禍撓敗國計貽世人哂笑

記太極圖後　　劉因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于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録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葢胡氏兄弟于希夷不能無

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貴而有所顧籍于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攷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攷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也于乾道已丑已叙于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

意頗合以詠學于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于先生然後得之于心無所不貫于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為圖書法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為說之不决于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淺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

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于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于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

兊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天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竒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

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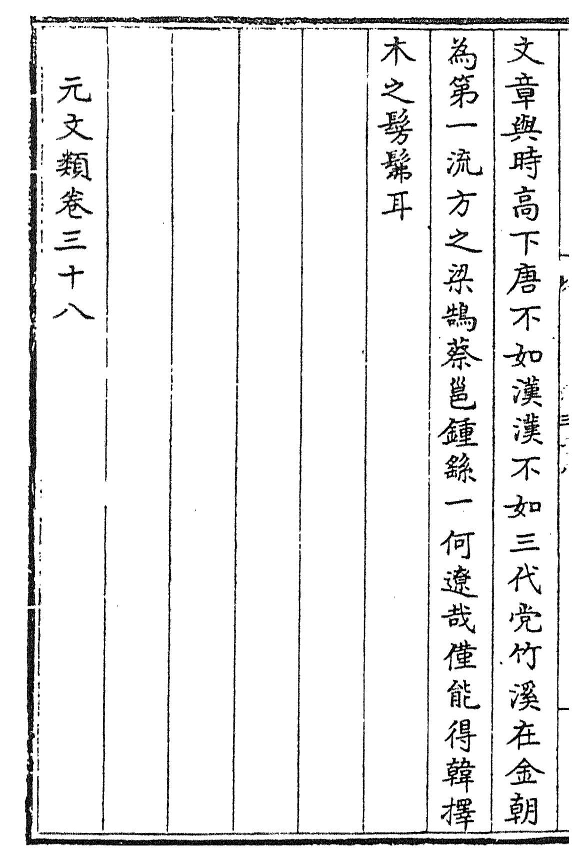
靜修新齋記

跋懷素藏貞律公二帖後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顛頓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于殷仲容而公又會意于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于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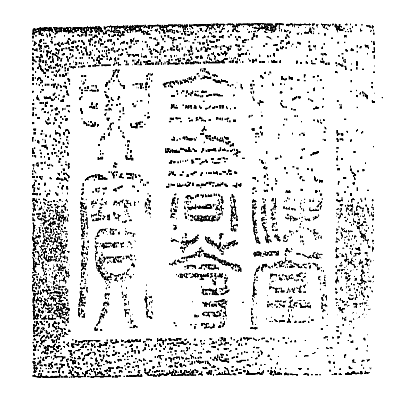
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為宰相懿簡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于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于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于後以傳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巳亥容城劉因書

題党懷英八分書　　胡祗適



文章與時高下唐不如漢漢不如三代党竹溪在金朝為第一流方之梁鵠蔡邕鍾繇一何遼哉僅能得韓擇木之髣髴耳

元文類卷三十八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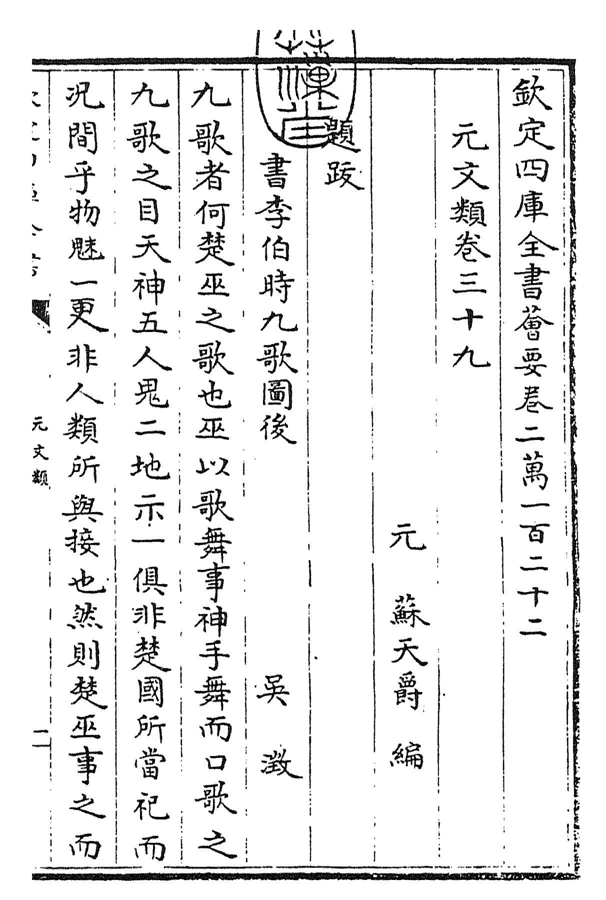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應先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二十二

元文類卷三十九

元　蘇天爵　編

題跋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　澂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況間乎物魅一更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

有歌何耶古荊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媟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繾綣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于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于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

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于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秦祠白帝于西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為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周禮一為司中一為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宮祭日祀于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

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師雲雨之屬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焱遠舉曰横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黄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太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况君始親己而後疏之于皇英欲一見而不可

得以況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荅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媵近于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于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乎八篇竝以神況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況君也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況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唯恐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為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

善終之魂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絶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託以伸己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為巫者禮神之辭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蓋其尤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既為作解題而復櫽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詞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趣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于原之

心者尚有味于予之言哉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
清凛凛誰遣巫陽叫帝閽為招江上歸來魂音紛紛音
紛紛柱高辰遠聰不聞扶桑初暾海横雲二妃淚灑重
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鈞洪纖厚薄無齊匀公無渡公無
渡衝風起螭黿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歳
晏山中採蘭杜靈修顧顧復去莫怨瑶臺神女妬坎坎
鼓進芳醑恥作蠻巫小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
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回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強其言蹇澁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意而後工且奇噫兹事微矣名于唐者二名于宋者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鄧善之袁伯長俱嘗撰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其交蔭炳乎其爭輝予有望焉予來京仲章將有上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温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善者相去

書貢仲章文槀後

吳澂

萬萬也讀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裦夫上有所規下有所違正有所本旁有所參韓栁氏自陳其所得甚悉假日善之伯長切磋究之又必有以起予也

書邢氏賢行　吳澂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養其夫仲兄賀羣之子率為子乳哺鞠育同于己生使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曰纂于亦子之令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夫兄之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為士大夫之妻通經

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行固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斅學之功也而其賢不減於于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妒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絶嗣為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內愧于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譽之聞于人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之不賢

者也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元明善

余嘗述元氏族譜四世以上不能原其所自每悲之及觀盧龍趙氏之譜繼繼承承的然可考蓋四百許年十有三世矣嗚呼是不徒偉人碩士豐功盛烈以永令望亦肖子哲孫克衍其世世為之譜乃能是蕃且大也令夫天下之人孰非大姓之苗裔哉非大姓何以有氏于令惟其不幸而失其傳或昧者不知所述故有不能遠

知其世而為之悲者余于是譜則然矣凡大夫士之讀是者亦豈漠然而無所感哉故夫趙君之藏之也不但厚于其家而已也

題善學纂要後

袁　裒

余既粹集書法大略雖備而古人工拙則不在于此因復思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隷餘風故其體質高古及至三王始復大變右軍用筆内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度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貞觀以後書法清婉亦由接武六朝餘風未散至開元以後乃務重濁李北海專事奇崛徐會稽全師禊序至顏太師一變為方整規矩然平原畫賛乃展逸少者耳下及沈柳各命新體至楊李而極逮至王著始追蹤永師遠迹二王故世所傳淳化閣帖猶不失古人意度者以出于著故也慶歷以來唯君謨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皆有所祖襲而古風蕩然南渡而後思陵大萃衆美筋骨過婉呉傳朋規倣

孫過庭姿媚傷妍近世姜堯章迴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廊廟蓋專工氣韻則有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繩墨則貽叉手竝腳之譏大要探古人之玄微極前代之功巧乃為至妙夫古人所以窮極絕巧者以得眞蹟臨摹也今去古既遠重經喪亂眞蹟愈少閣帖數行價逾金玉窮鄉學士何由獲窺加以傳模之餘失眞益甚今世師閣本者多尚肥美傚絳刻者率務奇勁苟記憶所遺本態呈露致使學者訛以承訛謬以襲謬

殊不知前乎千百載之先崔蔡張鍾之徒復何所做像而為之哉良以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變化于豪端起形模于象外諸所具述咸有其由必如庖丁之目無全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為盡美老子曰通乎一萬事畢此之謂也雖然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初何足云小子其尚識之

跋歐書皇甫誕碑本　　　　　　袁桷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傳為千文為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温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虞　集

至大二年夏五月余受國子助教入京師舟過會通河

會河間運司括行舟取鹽海中余亦爲津吏訶上食于逆旅之主人未具主人曰起公府有急逮至者衆避長席予之予更他席坐察來者意甚沮相顧曰張令在寧有是哉予因問張令如何皆進曰官買物數月不予直民寧不願待願歸治生而縣益亟追以來終不得直部使者以責吏而又徵我曹令道路府史之費且十倍吾安用得直爲張令時官有徵買皆親載錢至市若鄉悉召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所須與物賈使自推擇

當賚所有者指名即受賈書牘期某日以某物詣某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行縣中無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無惡言強壯無狠鬬即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或有當問即攝牘置案上一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鄉里姓名縣門其人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鞫治即承罪謝去以為常縣始多無名人竄迹吏舍中鉤民為訟使兩不得解因以持令佐伸縮為己利至是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園令去稍稍復來矣

既而予憩道傍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睊皆依樹坐

久之忽悵然曰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

張令催科時告民曰民有户小賦寡力不足自致府者

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日小民悉自致所賦詣

令令揔其户之所出親至府上之而大家亦無後期者

令去為太子文學吾賦為鄉正里長徼去隨用之不以

入官期既迫官疏不入賦者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

且破矣悲哉寧復有張令乎予顧從者曰小子識之是

吾友人濟南張希孟也明年見翰林直學士元復初為堂邑人作張君去思碑因録著其後云君自文學為監察御史遷翰林待制今為右司郎官

書王賛善家傳後　　虞集

太子賛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裕祖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歴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别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于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求

也觀其受命于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為具臣者哉世祖皇帝擇勲戚子弟學于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于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歷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筭術舉以命之公曰歷法可知也非明歷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歷成公曰命南北為歷學者總古今歷法四十餘家是歷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

後時之弊而言歷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微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為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為非職守不敢越為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于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公家傳于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為也姑為表其當著于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

書玄玄贊藁後

人之于文也猶日月之有輝光山川之出雲雨草木之有華實也時至氣應感遇于事物之動而發見焉無所容其私心也而以私心秉之者則糾纏蕪穢奇險僻陋狂妄之病有不可勝計者焉是故天下之文鮮矣夫唯常為于不得不為因其所當為而道之無一豪故為之意攙搶乎其間則天下之至文煥然著見不可掩矣而非知道不能也何也知道則無嬰兒女婦之見而有天下後世之慮矣以其有天下後世之慮也故不得已于

言而言以其無嬰兒女婦之見也故時寓于言以自適其性情一無累其客情浮氣之妄動古之人之名世者槩出于此而已矣而此其所存為何在也而謂有可娟嫉者非知文者也而况道乎集于所謂文者葢嘗好而習之人或曰此為詞章者也于是不必言而强言之以相長于一日其自媿于中多矣且夫身之所處非深有交于物變之可愕者而又生當太平之盛從容優游于言語文字之間不亦可乎覩于玄玄贊彚而三歎焉玄

玄贅蒙者龍虎山高士吳君玄初所為詩文也玄初服黄冠以自隱無所營于時故無所爭于人無所礙于物交游天下之名士詩文往來皆一時之盛者其言温而肆清而容雜而不厭無所廹于憂患無所溺于宴安直幾于道者之為乎蓋集聞之玄初嘗從雷空山先生學先生臨川人集幼時嘗得其老子莊子說而讀之未盡解也以請于吳幼清先生先生曰嘻非孺子所知也後當知之後十餘年集來京師見今翰林侍制袁公伯長

作空山墓銘而後歎曰嗟夫易老之相表裏久矣世之知者或寡矣孰允蹈之而措諸辭以示人者乎今又十五年思空山之高致而不可見乃于玄初焉而見其傳緒之微矣不然玄初何以能若是也集于是深有儆焉故書而識之君子庶有以諒其心也夫

書王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紏堅特穆爾特穆爾巴哈稱使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八日樞密

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樞于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二人實來紏堅特穆爾者累朝退黜不用特穆爾巴哈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愀然歎曰大夫之言是也貞因以其説遍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别遣官吏將兵民守関隘而遣使西出達

令上潛邸請早至大都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聖上既行天誅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與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順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明而狃于患失以自陷于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于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

也則有時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矣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録之以待採擇紀載云

書經筵奏議藁後　　虞集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所説書而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

多高年名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宫又以講事

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等俱行是

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于浙

省加白金馬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

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思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

則中丞薩題勒察寶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

旨額森特穆爾呼嚕古圖嚕默色學士吳澂幼清阿嚕

輝叔重曹元用子貞色徹肯伯瞻揚濟克信臣馬祖常

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嘉努德元賈閭仲章皆禮部尚書吳秉道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揚濟克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

趙集賢慨然歎曰于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于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燮慈退舍事王音若曰講官去歳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擣楮為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廿枚專屬燕赤繕録前後所進書以比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于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人不足適政不與間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

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懺懇切至于孟子之所謂夫恭敬者益可見焉故併書奏議藁後而歸之

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題吳傳朋書及李唐山水　　　　虞　集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牓吳公傳朋所題也裵回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

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黄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遠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顔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陽率更書

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賛歎且圖來者稍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為可嘉因劉掾執卷求題為座客言如此悉書之云集時目疾在告以公牘與史館曰執筆唯憑于手熟為

文每事于口占非飾辭也

跋蘇氏家藏雜帖　宋本

今人以行草名者多蘇伯脩家藏雜帖一卷嘗試就卷中所有評之鮮于困學如雲間公子玉骨橫秋富貴風流仍復度世胡紹開如拙工鑄鼎模範未精沉重孤峭似奇實陋姚先生如上帝陰兵舉世不識恍惚變現要以氣勝盧疎齋如叢祠野屋繪畫風雷雖復駭人却非塵俗張大經如油翁獻技錢孔不濡運杓自然不過熟

耳苟且甫如近郊田叟老不作業意度貞淳恨乏京樣王叅政如勤婦作縑致力杼軸雖婉羅綺亦復遲壞周景遠如頭陀學佛頗見小乘苦行繼修或可證果予既品題七八人者或謂蕭叔達身能作字故鍾繇輩遭其口吻子僅解操筆詎容歷詆殊不知食前方丈具于饔人舉㓨一嘗甘辛立辨正自不必手善烹調然後始識味也

題郎中蘇公墓誌銘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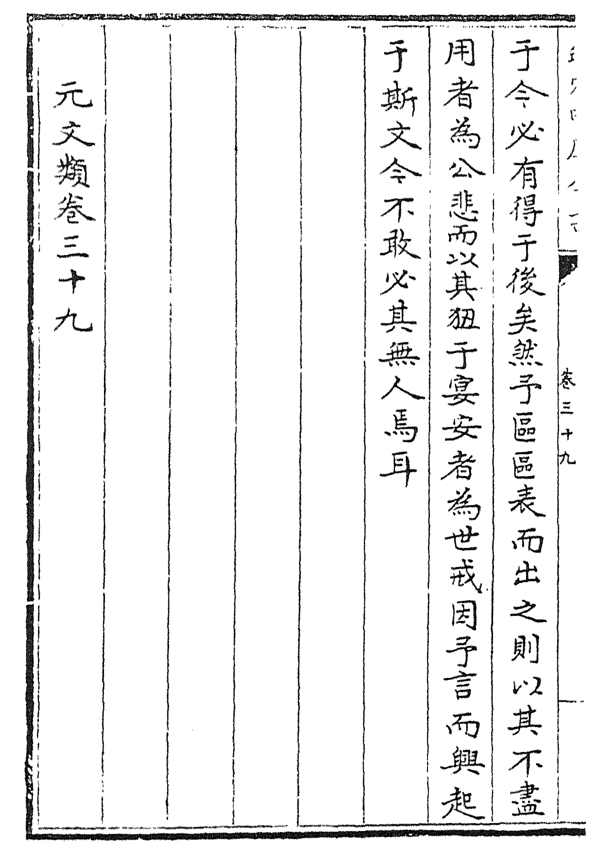
柳貫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邉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迹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為雄要大德中邉廷嘗一擾矣亡幾天子為輟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莅其省事至則息兵勞農脩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遣留屯稱海帥臣張某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初王薨而張亦遘死屯耕事即廢雖重臣踵接率蹈故常無復長慮後憂迨閼陝變

起倉猝馳潰卒数十百騎闖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踣失措兵民相顧幾無所繫屬賴皇靈震炟尋自引去而譌言屡驚猶越月踰時方大雪塞野饑人狼藉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即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趣北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充其儲偫縫紉調齊窮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富庶樂遂人忘其艱郎御史行邊者還言治狀朝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遲公歸用之而公之

精力已疲耗甫及京遂卒葢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處于後建省常選勲戚大臣以鎮重之至郎吏亦優秩假寵其勞効灼灼則或陷之以踐樞要然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于公豈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為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軋于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辱詬駡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

策邊防利害一一為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粟足支竝塞数歳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以北無不嚮風讋服豈有黒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下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所歴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和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特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為是辭固以公之制行于古無戾其業盛則其言豊其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



于今必有得于後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用者為公悲而以其狃于宴安者為世戒因予言而興起于斯文今不敢必其無人焉耳

元文類卷三十九

元文類卷四十

元 蘇天爵 編

雜著

經世大典序錄　　趙世延等

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克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于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

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
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
與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薈粹國朝故實之
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
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太師丞相達爾罕
太平王臣雅克特穆爾揔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
徒臣阿琳特穆爾奎章閣大學士臣和塔拉都哩默色
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薩題 奎章閣大學士太

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多
拉迺以耆舊近臣習于國典任提調馬中書左丞臣張
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司簡
牘具來供給無匱至于執筆纂修則命奎章閣大學士
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
文監官屬分局修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庫庫擇文學儒
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内府之鈔以充用是
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

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于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修飾潤色之通國語于爾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于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于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

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録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繫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于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政刑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為本明慎為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

遠不知于避忌或草茅不識于憂虞諒其具藁之誠實欲更求是正疎畧之罪所不敢逃竊覯唐會要創于蘇冕續于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于王洙續于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修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巳今之所述粗立其綱廼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修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餉給之以官府

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修臣
僚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不勝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
之謹序

帝號

臣聞我國家之有天下也上配邃古之聖神繼天立極
非若後世之興者也堯以唐侯興虞夏禪殷周縣契稷
起葢有所因而進者也三代而下莫盛于漢唐宋漢起
亭長則已微矣唐啓晉陽之謀宋因陳橋之變得國之

故其亦未盡善者乎其餘紛然竊據一隅妄立名字以相侵奪歷年不多者何足筭哉惟我聖朝則不然聖祖之生受命自天肇基朔土龍奮虎躍豪傑雲附歷艱難而志愈厲處高遠而氣彌昌神明恊符以聖繼聖至我太祖皇帝而大命彰大號著大位正矣于是東征西伐莫敢不庭大王小侯稽首奉命而聖子神孫徳日以隆業日以盛靈旗所向如草偃風至于世祖皇帝天經地緯聖武神文無敵于天下矣試嘗論之金在中原加之以

天討一鼓而取之得九州之腹心宋寓江南責之以𢧐
信數道而舉之致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紇之部白
霫高麗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笠大理之境蠭屯蟻聚
俯伏内嚮何可勝數自古有國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
者矣盍聞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號而為大元也以
為昔之有國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為不足
法也故謂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
元者大之至也嗚呼制作若此所以啓萬萬年之基讵

不信歟成宗皇帝繼統于大成武宗皇帝恢宏于盛業仁宗皇帝慈祥之政英宗皇帝神明之姿海内晏然衆庶寧一晉邸信用姦謀違于祖訓天怒人怨遂終厥身我今上皇帝應天順人義師克捷期月之間正位凝命而又克讓明宗皇帝出于至誠凡屬有生莫不感悦重居大寶誕受尊號于是任賢輔治崇德報功體大臣而理羣臣親九族而恊黎庶人文備舉天道益彰頌聲作于朝廷泰和浹于荒裔治平之迹益有不勝其紀者

嗚呼今天下垂黄戴白之民年七八十至于百歳者皆生于聖元有天下之日矣含哺鼓腹長子老孫至于世世長戴聖元日月之照臨長樂聖元雨露之涵育何其盛哉編年之書具載國史夫大天下之統一天下之心莫重于號著帝號篇

帝訓

臣聞聖祖神宗之盛德大業著在簡冊昭如日星矣惟聖心精微因言以宣者有不得而具聞焉采諸大臣故

家有因事而親蒙教誡或傳誦而得諸見聞及以文書來上者悉輯而錄之以發其端後有可攷者得以次第而補之矣

帝制

臣聞古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或出于一時帝王之言或出于史臣之所修潤其來尚矣國朝以國語訓勑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謹列著于篇

帝系

臣聞自三皇五帝以來莫不衆建同姓以作藩輔詩曰本支百世蓋重之也國家宗系外廷無得而聞焉考諸簡牘而可見者謹著之篇

帝系附録

自古國家别本支樹藩屏以為國家長久之計然維持之道蓋必有禮法存乎其間聖朝宗藩之蕃且大自古莫及而累朝為之法制以保之者有分地人民賜予之厚有車服官府符信封謚之貴有使命往來之禮有奉

命征討之事有訓勑防閑之禁事在簡牘可録而傳者次第歲月而著之篇

治典總叙

書曰冢宰掌邦治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執事此為治之本也故作治典其目則有官制沿革以見其名位品秩禄食之差有補吏入官之法以見用人之序附之以臣事者則居其官行其事其人其蹟之可述者也

制官

國家肇基朔方輔相之臣與凡百執事惟上所命其各官皆因其事而命之方事征討重在軍旅之事故有萬户千户之目而治政刑則有斷事之官可謂簡要者矣既取中原定四方豪傑之來歸者或因其舊而命官若行省領省大元帥副元帥之屬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諸王大臣總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縣兵民賦稅之事外諸侯亦得自辟用蓋隨事創立未有定制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始采取故老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

典立朝廷而建官府輔相者曰中書省本兵者曰樞密院主彈糾者曰御史臺以次建置內外百司庶府各因其事而舉矣其在內者廢置陞降之因革政治之所繫也故不得不備考而紀之若夫宗戚之重莫重于宗正府今宗正所隸特重于姦盜詐偽之刑稼穡之本莫重于司農今勸樹藝者歲受其成自宣政總佛事而西域邊事之重係焉至于內廷東宮之官屬若國史翰林集賢之治文書宣徽之治王食將作之治營繕若此之類

皆以重臣領之葢國家盛大庶事浩繁其職掌之事視古昔幾至倍蓰故其官府之陞至于重大而其屬亦已繁多日益月增其勢然也其後頗以官冗吏繁為言數有詔裁減而卒未遑及亦有不得已者夫外之郡縣其去朝廷遠者則鎮之以行中書省郡縣又遠于省若有邊徼之事者則置宣慰司以達之鹽鐵之類又別置官有軍旅之事分布於外者則置萬方府有大征討則置行樞密院無則廢舉刺之事則有行御史臺領監察御史

肅政廉訪司以治之此其大凡也其詳各著于篇

三公

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其職則寅亮天地爕理陰陽以論道經邦者也我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自穆呼哩國王始為太師凡為三公者皆國之重臣而漢人惟劉秉忠為太保其後鮮有聞惟賜官或有之又有所謂大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或置或否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少不恒有也又

有所謂開府儀同三武儀同三司者因金舊制謂之散官實無開府之儀云凡開府者則有叅軍長史之屬附見于篇

宰臣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以治民庶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否繫焉國初將相大臣年月疏闊簡牘未詳考者則闕之中統建元以來執政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考列表而書之政事因可得而見矣

各行省

國初分任軍民之事或稱行省無定制既立都省車駕行幸都省官從而留都者亦謂之行省有征伐之事則或置行省與行樞密院迭為廢置中統至元間始分立行中書省有尚書省則為行尚書省尚書廢則行省仍稱中書初以行省為稱者雖有便宜承制之權而無職名留都所謂行中書省者不別設官因都省之留者而已其各處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以省官

出領其事或才置叅政僉省同僉之類其後至于設丞相其官皆以宰執行某處省事繫銜既而嫌于外重改為某處行中書省平章若右丞左丞叅政而其體始不與都省侔矣叅政之下又嘗再置僉省後亦廢今天下行省凡十而有廢置遷革者著于篇

入官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治天下之要用人而已建官之法有天下者之所慎也我國家之初任人惟其材能卒

獲豪傑之用及得中原損益古今之制度而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親近莫若禁衛之臣所謂怯薛者然而任使有親踈職事有繁易歷時有久近門第有貴賤材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輔或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備宿衛者浸長其屬則以自貴不以外官為達方天下未定軍旅方興介冑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士皆世有其軍而官之事在樞府不統于吏部惟簿書期會金穀營造之事供給應對惟習于刀筆者為

適用于當時故自宰相百執事皆由此起而一時號稱人才者亦出于其間而政治繫之矣擇吏之初頗由于儒而所謂儒者姑貴其名而存之爾其自學校為教官顯達者葢鮮獨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寖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于朝廷則時有尊異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止延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爾世祖皇帝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畧如儒學之制而

加達矣至于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得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為正流矣乃宗王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任之者與夫治酒漿飲食者執樂伎者為弓矢衣甲車廬者治歷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遠夷掌其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陳言獻策納粟捕盜與勲舊之後裔權要之引進皆有其人焉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槩如此云

補吏

國朝入官之制自吏業進者為多卿相守令于此焉出故補吏之法尤為詳密今別而録之雖有舊例而允攺者簡牘尚存則亦存之以備沿革之考譯史宣使通事知印奏差附見

儒學教官

世祖皇帝既立國子學以教國人及公卿大夫之子取其賢能俊秀而用之又推其法于天下而郡縣皆立學

其司儒之命於朝廷者曰儒學教授路府上州則置焉

蒙古字行則置蒙古字教授考滿皆入流而陰陽醫學

亦倣置教授不與流選之考

軍官

武臣之入官也其始以功其子孫以世繼茲著其大槩

詳在軍旅之典矣

錢穀官

國家既有中原國用所繫賦税為重而内附諸侯之取

諸民者寛急愛約各唯其意莫能一也世祖皇帝始制宣課官多擇明敏忠厚之士用之民用稍舒方是時郡縣之間唯利權為要官及好聚斂者見用紛然建置官府民用弗堪今數十年之間稍有定制故凡錢穀之任有可考者則備書之以見其沿革云

投下

古者諸侯分國而治天子命卿之外大夫士以下其君皆得而命之今制郡縣之官皆受命于朝廷惟諸王邑

司與其所受賜湯沐之地得自舉人然必以名聞諸朝廷而後授職不得通于他官葢慎之也

封贈

至元中追贈之制惟一二勲舊之家以特恩見褒雖畧有成例未行也至大初始行定制課忠責孝之意備矣其沿革著于篇

承廕

聖王之制賞延于世是以國家有承廕之法辨嫡庶謹

嗣續推思致儆之法意備焉

臣事

維我祖宗聖德神功至盛極大如天地之不可計度如日月之不可繪畫聖上詔修此書實以顯謨承烈為重然求事蹟于吏牘則文繁者不足以得其旨意事簡者又不足以見其始末于是神聖思慮之精微誥訓之詳委攻取之機畧法令之制作幾不得其什一焉以為宗藩大臣中外文武百僚有近侍帷幄遠將使旨內議典

則外援征討或各有所授而傳焉因得以考其緒餘之所在故從而求之期月之間其以書來告者既取其大係諸聖典而其事有不可棄遺者著臣事之篇

賦典總序

傳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茲古今不易之論也粤若皇元肇基朔方神功大業混一華夏好生之仁如天地無不覆載此聖德之昭著也今賦典之目有曰版籍戶口八紘萬國文軌攸同總

總林林重譯歸化此有人也曰都邑曰經理始自建邦設都分疆畫界置郡邑以聚烝民經田野以均稅役次而大封同姓以厚親親之義此有土也曰農桑曰賦稅曰鈔法曰海運曰金銀珠玉曰銅鐵鉛錫曰鹽法曰酒課曰商稅曰市舶均其貢賦遷其有無穀貨流通富民利國此有財也曰宗親歲賜曰百官俸秩曰公用錢曰常平義倉曰惠民藥局曰市糴糧草曰賑糶賑貸曰恤惠鰥寡歲有經費制之以節出納稽會有司具焉此有用也

嗚呼我祖宗創業守成艱難勤儉亦豈易言哉大率以修德為立國之基以養民為生財之本布諸方策昭示後裔以垂憲萬世者寧有既乎

都邑

惟我太祖皇帝開創中土而大業既定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統始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遂分天下為十一省以山東西河北之地為腹裏隸都省餘則行中書省治之下則以宣慰司轄路路轄府州若縣星羅棊布

粲然有條至元間嘗命秘書少監虞應龍等修大元一統志書在官府可考焉若夫地名沿革之有異城邑建置之不常歸附之期設官之所皆必有徵所以紀疆理之大彰王化之遠也猗歟大哉

附録 安南

我國家始定雲南即出師取安南事見征伐篇及其來朝事見朝貢遣使等篇今黎崱所撰安南志略沿革地理山川物産風俗畧備取以著此篇其封爵有王侯官

稱有御史輿服法令之類僭擬于天朝朝廷寛仁待以遠人而闊略之而不可載于此故不書

版籍

洪惟我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開天建極以生民為心繼惟太宗皇帝纂承天緒迨歲甲午滅金于蔡明年乙未始下詔籍民數時方兵革之餘自燕京順天等三十餘路得户八十餘萬屢勑撫民之官勞來安集增羡者賞逃亡者罰歲壬子欲驗户口登耗復下詔籍之視乙未

之數增二十餘萬戸欽惟世祖皇帝其仁如天世治時雍黎民丕變至元七年有司請大比民數復增三十餘萬戸十一年上命丞相巴延伐宋諭之曰昔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江南亡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鋒刃聖人如天之仁于兹見矣迨南北混一越十有五年再新亡宋版籍又得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餘戸南北之戸總書于册者計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

一而其山澤溪洞之氓又不與焉上視漢唐極盛之數無以加此夫天地之道生生不息推之以祖宗厚澤深仁洪昌蕃衍聿有以隆我皇元萬世無疆之丕基

經理

履畝而税者亦田制之一法也故有國家者必善治之則人不擾而賦有恒否則未見其利也夫民間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產去而税存固在所當治也延祐初章閭倡經理之議期限猝迫貪刻竝用官府震動人不聊

生富民黠吏並縁為姦盜賊並起田萊荒蕪其弊有甚于在前者至降明詔以撫慰之而後定故才臣計吏之所欲為者可不熟慮而慎行之哉

農桑

農桑者王政之本也可不重哉我世祖皇帝從左丞張文謙之請立司農官頒農政化天下以敦本就實之道老者得其所養少者有以自力教之蓄積之方申之學校之義牧民之官攷其勤惰風紀之司嚴其體察歲終

以為殿最其法可謂至矣迨夫列聖相承綸音誕布必諄諄以勸農為言皆所以為生民之命而開太平之基者也今悉著于篇

賦稅

稅糧

太宗皇帝詔有曰依倣唐租庸調之法其地稅量土地之宜大朝開創之始務從寛大此丙申歲詔旨之節文也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申明舊制而加密焉則送納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會計之法于是乎大備矣

賦稅夏稅

成宗皇帝時丞相謌勒哲等以江南科稅之未有定例也于是參稽亡宋之制定夏秋二稅則輸以本棉布絹絲綿等物秋止徵其糧稅視其糧以為差或一石輸稅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葢經久之道也然稅隨地出有産去而稅存者貧弱或不給焉守土之吏可不體其立法之意也哉

賦稅 稅差

國家之得中原也納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各驗其戶而上下科取之中統建元以來始有定制歲終中書則會計其出入總數而奏焉年穀不登則有減免之恩所以息民力也及得江南其制益廣國家殷富人物阜康則王者輕徭薄賦之効焉

海運

惟我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

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巴延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户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二百萬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於戲世祖之德淮安王之功逮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曷窮極焉

鈔法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七月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為本以草諸路行用鈔法之弊也行用鈔之法文牘莫稽交鈔則以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是年十月又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未及行馬印造支發歲有經數用久而弊者則赴官換易除以工墨稱物貨之平通貿易之便為利愽矣其法之弊也鈔輕而物重子母不能相權故至元尚書省折

以中統之五倍至大尚書省又折以至元之五倍每加愈重而中統至元之相兼迄于今而見用其可稽者皆録焉

附録 錢法

周禮九府圜法其來尚矣聖朝造交鈔寶鈔以權錢鈔有錢文銅有禁法是世祖皇帝有意于圜法久矣特未遑鼓鑄流通耳至大三年詔有司行用銅錢四年詔罷之錢雖不行而議者甚衆間有論辯確至隨章具録以

備舉行雖然資世之寶廢興亦有數存乎其間云

金銀珠玉銅鐵鉛錫礬鹻竹木等課

山林川澤之産皆天地自然之利也可以富國而或以病民我國家皆因土人呈獻願輸之課其多者不盡收其少者不強取故享其利于莫窮焉凡州郡所入之數登於王府為國經賦者則載之而好功興利之徒時立說以自售其事之虛實言之用否則在朝廷也

鹽法

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取課于民歲定白銀萬定六色均辦之太宗皇帝歲庚寅始行鹽法立河間山東平陽四川課稅所四每鹽一引須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皇帝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立兩淮兩浙福建運司三每引改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凡天下總設運司七分辦歲課然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課鹽也有煑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之末鹽也

惟四川之鹽出于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煑之井亦多不同往往在萬山之中觧鹽之外工力勞費竈户凋弊調額漸增本末均困此其難者也元貞丙申每引增課鈔為六十五貫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百五十貫泰定乙丑減去二十五貫天歷已巳復增為一百五十貫凡今天下歲辦正餘鹽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課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定噫視中統至元之數已增幾二十倍矣

然而國用益不給何哉司財用者不可不察也

茶法

皇朝至元六年始以興元交鈔同知運使白賡言初榷成都茶課十三年江南平左丞呂文煥首以主茶稅爲言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次年定長引短引是歲征一千二百餘定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使司于江州路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二十一年免食茶稅以益正稅二十三年以李起南言增

引稅為五貫二十六年丞相僧格增為一十貫延祐五年用江西茶運副法呼嚕丹言減引添錢每引再增為一十二兩五錢次年課額遂增為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定逮天歷已巳罷運司而歸諸州縣按茶之榷始于唐德宗宋遂為國賦額今國家茶課由約而博原委有自云

酒

國初有徵收課稅所而州縣酒醋悉隸後大都則立酒

課提舉司外而路府州縣皆著課額為國賦之一其利亦云厚矣

商稅

國家始得中原賦諸民者未有定制歲甲午始立徵收課稅所以徵商賈之稅初無定額至元七年立法始以三十分取一每歲隨路通收稅課以銀四萬五千定為額禁毋多取以紓民力逮二十六年僧格為丞相遂重增其稅自是以來漸以增益視其初倍蓰十百不侔矣

市舶

皇朝平定江南幅員既廣貢賦益夥于是泉州上海澉浦温州慶元廣東杭州鄰海諸郡與逺夷蕃民往復互易舶貨因宋制細物十分而取一麄物十五分而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博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而所入之貨嘗以萬計其法至詳密矣或者以損中國無用之貲易逺方難制之物為説而不異夫國家聲教綏懷無逺不及之效孰

謂知所當實者哉

宗親歲賜

國朝諸宗戚勲臣食菜分地凡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為監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其賦則每五户出絲一斤不得私徵之皆輸諸有司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予之其歲賜則銀幣各有差始定于太宗之時而增于憲宗之日其文牘可稽也至世祖平定江南各益以民户時料差未定皆折支以鈔而成廟

僾加賜馬於戲大統有宗而事權不紊分支有則而恩澤不遺規模宏遠哉

俸秩

國初在官未置禄秩至世祖皇帝中統建元始著給禄之令内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縣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禄大德中以外有司之有職田也故益之以米馬朝廷之歳費重矣而官吏之奉職者可不思所以報稱之哉

公用錢

在官者月給廩祿亦既周矣而隨朝諸大夫多貴官時有賀上燕集交好之禮取俸給以備用則吏屬多不給迺賜之錢使得貸諸人入其子息以給其用自至大二年始賜左右司六部後諸司援例以請者皆頒賜焉多寡無定制云

常平義倉

國朝自至元六年詔立義倉于鄉杜又置常平倉于路

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誠救荒之良法也今名雖存而實廢焉申明舉行則在乎人耳

惠民藥局

聖朝自太宗皇帝九年丁酉始立惠民藥局自燕京至南京凡一十路逮大德三年詔各路分置之官給鈔本各有差月營子錢修備藥物仍擇良醫主典救療貧民俾無疾痛之患大哉列聖大德好生之心無所不用其

極

市糴糧草

夫食者民之所急故八政以食為先况邊庭所需軍儲尤不可一日闕者自中統二年省臣奉旨命户部發鈔或鹽引令有司增其市直于上都北京西京等處募客旅和糴糧以供軍需以待歉年歲以為常又在京飼馬之芻惟用河間鹽令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之名曰鹽折草每鹽二斤折草

一束須重一十斤計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此

國家市糴之大略也

蠲免恩免差稅

古者府藏有積乃與民休息或復其租我朝治底隆平

時因慶遇或行幸所過恒賜差稅由是密邇如大興開

平興和畿内諸縣賦稅屢免垂白之老不識公吏熙熙

陶陶咸樂太平之世吁亦盛矣

蠲免災傷免差稅

民者國之本賦者民之力我國家常以薄稅斂寬督責思與民同樂乎雍熙故于耕也勸其惰勞其勤惟恐民之不足或有災沴詔書迭下除其賦稅以優民力俾無流移之患曰徯有年皆吾皇之賜也

賑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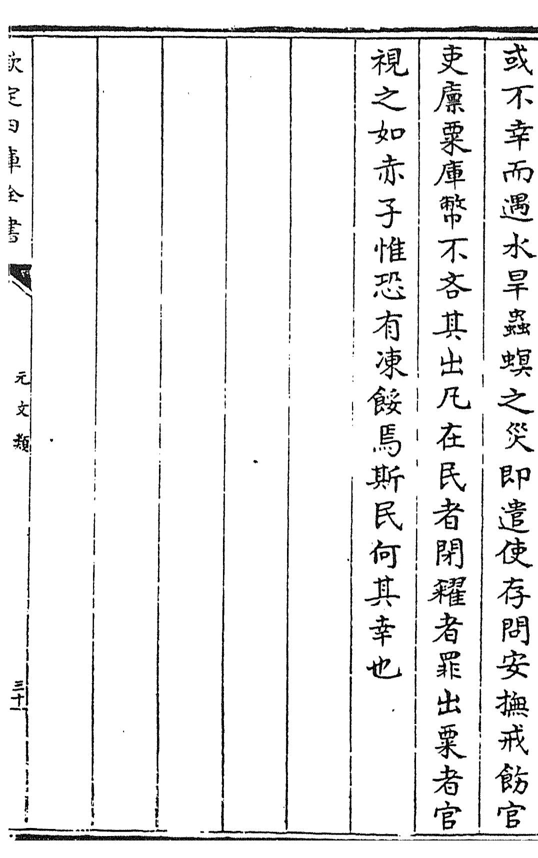
京師賑糶糧　紅帖糧

京師乃天下之都會人物繁輳逐末者多仰給海運糧至元二十二年兩城設鋪分遣官吏下其市直賑糶歲以為常閒為豪强嗜利之徒巧取弗能周及貧民大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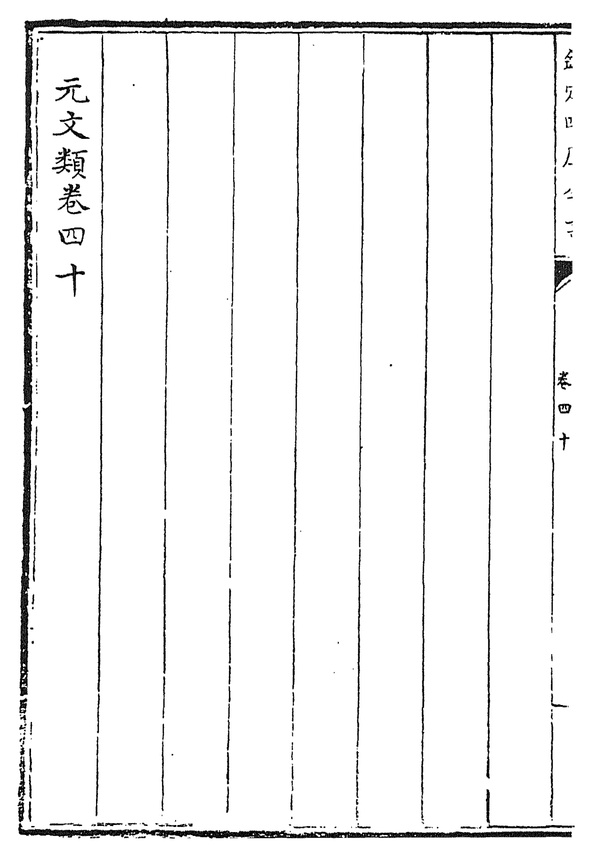
五年省臣奏旨令有司取會兩城貧乏戶口之數置立半印號簿文帖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帖以給之其視賑糶之價三分常減去其一名曰紅帖糧遂與賑糶並行焉

賑貸各處災傷賑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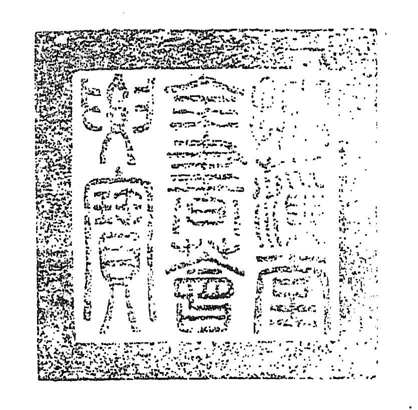
周禮救荒之政十有二凶荒凶札皆有蓄積以備不虞漢高就食之令文帝發倉之政亦其次也我國家每下詔必以鰥寡孤獨不能自存為念特加優卹官為廩贍



或不幸而遇水旱蟲螟之災即遣使存問安撫戒飭官吏廩粟庫帑不吝其出凡在民者閉糴者罷出粟者官視之如赤子惟恐有凍餒焉斯民何其幸也



元文類卷四十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應先烈